

老子的无神论及其对中医学的影响

★ 景红军 指导:鲍晓东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310053)

摘要:老子的无神论内涵是:道是一个高于“天”、“帝”的范畴,它降低了“鬼神”的作用,是不彻底的无神论。《老子》的无神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哲学层次上动摇了西周以来的“天”、“帝”占主宰地位的思想,是春秋以来思想认识史上的一次突破性飞跃,促进了中医学从“巫医一体”中分化出来,为中医唯物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关键词:道;无神论;中医学

中图分类号:R -092 **文献标识码:**A

The Atheistic of Lao-zi and Its Effect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G Hong-ju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ngzhou, 310053

ABSTRACT: Tao's atheistic means that Tao is a category higher than heaven and God. It is incomplete atheistic. Tao's atheistic firstly shakes the thought of heaven god governing since the dynasty of West Zhou at the level of philosophy in Chinese history and it is a breakthrough leap across in the thought history since the dynasty of Chun Qiu. It promotes TCM separating from "With doctor on integral whole" which establishes the philosophy basis of materialistic scientific theory of TCM system formation.

Key words: Tao; Atheism; TCM; Lao-zi

老子,姓李,名耳,谥号聃,春秋末期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他所撰述的《老子》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对中医理论体系有很大影响。老子首次提出了容实体和规律于一体的道一元论哲学思想。“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鬼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老子》六十章),明确表明鬼神在道的面前失去了神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无神论哲学体系,其价值在于使西周以来的“天”、“帝”占主宰地位的思想第一次发生了动摇,是后代哲学家反对天命论的重要理论武器。

1 老子无神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古代中国对“天”的认识有两种概念:宗教的、人格的天与自然的、规律的天。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由于力量有限,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对捉摸不定的自然力和自身构造产生各种错误、幻想的观念,魔鬼、神怪、灵魂不死等即是这种幻想观念的一部分。灵魂不死或灵魂崇拜是原始社会的迷信。到了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便把原始宗教加以提高和改造。西周晚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逐步变革,人们越来越对宗教天命论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天”的地位逐渐低落。到了春秋时期,神的权威也逐渐下降,出现了“天道”和“人道”的观念,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有了初步发展。“随着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自然的和合理的‘天’的概念站于主导位置,因此‘神’的概念亦变为宇宙自然的变化法则”^[1],《老子》哲学正是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2 老子的无神论内涵

做过“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史记·老子传》),通过对当时种种社会问题反思,积极容纳了当时合理的和自然的“天”的概念与宇宙万物的变化原理之“神”的概念,在“天道”和“人道”的观念基础上提出了以“道”为最高范畴的道一元论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老子》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无神论。

首先,道是宇宙的本体。《老子》从两个方面阐明了这对世界的终极性作用:其一,道是先于“天”、“帝”而存在的实体。《老子》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大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说明了道在天地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道不仅先于天地存在,而且先于“帝”存在,“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这样《老子》就把道凌驾于“天”、“帝”之上。其二,道是万物的本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四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明确提出了“道”对万物的本源意义,天地万物都是由它派生的,从而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天生万物”的观念,这就取消了“天”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者的资格。

其次,降低了“鬼神”的作用。老子在提出“道”先于“天”、“帝”的理论后,又进一步对鬼神的作用进行了批判。他提出的“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老子》六十章),体现的是道的自然力,在道的面前鬼神失去了神性,从而削弱了鬼神的破坏力和伤害力,这

就大大降低了鬼神的作用,动摇了当时鬼神至上的观念。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老子与当时其他哲学家一样,在这里没能否认鬼神的存在,因而老子的“无神论”是不彻底的。

第三,道产生、主宰万物是没有意志的。老子认为万物的运动变化不是出于神意或天命的安排,而是自然发展的。《老子》第十章提出“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提出“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说明道产生万物、主宰万物并不是有意识有目的去做的,这又与当时“天”、“帝”、鬼神有目的有意识地主宰人类、自然相区别开。

第四,“无为”思想对“天”、“帝”、鬼神支配作用的否定。老子“无为”思想本意是要求人们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既不能妄为又不能无所作为,这样才能“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老子“无为”的思想,有其进步的一面:他认为历史发展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客观的,不听命于上帝安排,也不受人的主观意志的支配。这对当时尚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教神学观念,起着一定的破坏作用^[2]。

最后,《老子》在论述道的同时还突出了人在宇宙中的卓越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处一焉”(《老子》二十五章),把人放在与天地同等的地位上,对传统的“天命”、“天帝”观念又是一次重要的批判与突破,对于提升人的精神品格、协调“人”与“天”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老子》把“道”凌驾于“天”之上,在历史上第一次从哲学层次上否定了“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老子》对道的论述,是春秋以来思想认识史上的一次大飞跃,突破了传统的“天命”、“天帝”观念和鬼神迷信。尽管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哲学思想的萌芽,但在老子以前,还没有一个哲学家否定过“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更没有一种哲学体系从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因方面去动摇天命神学理论^[3]。老子是第一个以理论形式宣传无神论的思想家,道一元论标志着春秋以来逐渐形成的无神思想发展到理论化的阶段^[4]。

3 老子的无神论对中医学的影响

3.1 促进中医学从“巫医一体”中分化出来 回顾中医学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古代医学与巫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共存于一体的,“巫医”曾经在历史上占据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5]。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体自身缺乏科学认识,把各种灾异、疾病和不幸都归咎于鬼神的作用。同时,人们治疗疾病也需请巫师施法术,祈求神鬼驱走妖魔。在这种情况下,防治疾病的各种药物

及方法也被赋予了超自然的神力,人们将防治疾病的功劳归结为巫术的神奇,而不是药物及方法自身的作用。因此,远古医学是巫术的组成部分,两者浑然一体,密不可分。所以严格地说,“巫医结合”的提法是不妥的,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巫医一体”。因为前者是指两个独立体的相互揉合,后者是指一个统一体的浑然不分^[6]。

随着人们对“天”、“帝”、鬼神信仰的动摇,对单用医术和巫医兼用逐渐比较后,巫术在疾病防治过程中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医学疗效的挑战,并逐渐地被医学所取代,医学则在与巫术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内经》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医学从巫和天命神学思想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朴素的、科学的医学。在这一转变中,医学得助于哲学,这首先是老子哲学思想对《内经》医学的影响^[7]。老子的无神论思想对中医学唯物观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哲学指导意义。《内经》正是承继了老子的无神论思想,虽然没有直接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物质性的“气”,旗帜鲜明地提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对那些只相信鬼神的人是不能与他们讲医学大道理的,从多方面以无神论的立场驳斥了宗教神学的种种谬论,从而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

3.2 为中医唯物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老子》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对中医的理论基础产生很大影响,对于具体的理论观点也产生极大影响。

在天人观上,中医学认为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消灭,不是由天帝鬼神创造和主宰的,而是物质内部所具有的阴阳作用的,“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体也是由基本的物质“精”构成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无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人和万物一样,都是天地形气阴阳相感的产物,是物质自然界有规律地变化的结果,这就驳斥了天有目的造人的谬论。中医学在此基础上突破了宗教鬼神观念的束缚,建立了一套“人与天地相参”的理论。

在形神观上,中医学认为精神依赖于人的肉体,是肉体的产物,提出“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素问·宝命全形论》),认为自然界的法则不是鬼神的作用,而是独立存在的,这正是受到《老子》的“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的影响。受《老子》重视人的作用的影响,中医学强调人在自然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灵枢·玉版》说:“人者,天地之镇也”,认为在天地万

物之中,人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中医学既然否认了鬼神的作用,肯定了自己所阐述的医学科学原理与鬼神无缘,自然也就坚定不移地主张阴阳的运动变化规律是天地之道,是万物之纲纪,是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源。

在疾病观上,中医学受老子无神论思想影响,认为疾病的生成不是天地鬼神所致,而是内外相合、正邪相搏所致,并用“邪气”和“正气”这两个概念来阐释发病机理。中医学认为正气存于体内,邪气便不能侵袭人体,正如《素问·刺法论》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邪气侵袭的部位,其正气必然虚弱,“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正气不能抵御邪气的侵袭则发生疾病。中医学把邪气概括为外感六淫、七情内伤及饮食起居等,“夫百病之所始生也,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这些因素“合”于人体为疾病发生之机,如果人体自身不存在使之“合”的条件,那么疾病也就无由发生了,这就在疾病观上坚持了唯物论,有力地驳斥了鬼神致病的谬说。

中医学针对有神论者用鬼神致病说来解释人们不能理解的发病现象,也用无神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例如,对那些病前似乎未遇到邪气,也没有惊恐之类的过度情志活动而卒然得病的,中医学认为“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灵枢·贼风》),即使这种看来很奇怪的现象也绝非鬼神作祟,而是由于过去早有邪气侵入人体,但当时没有发病,只是潜伏下来,后来遇到了一定适宜的条件才发病。又如,《灵枢·五变》中黄帝问少俞:“夫同时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为人生风乎,何其异也?”少俞回答说:“夫天之生风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无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在这里,中医学以风邪为例说明邪气侵袭不同的人,不存在厚此薄彼的情况,如果你能及时避开就不会生病,否则就有得病的可能,并强调“非求人而人自犯之”,这就肯定了天是无意志和目的的,从而划分了天和人的界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神论者往往用梦和精神病现象宣扬鬼神迷信,用病人精神错乱时的表现证明鬼神的存在,而中医学则坚持了《老子》的无神论观点,认为精神是形体的特殊机能,任何精神失常都可以在形体内部找到根源。对于人为什么做梦,有神论者认为作梦是灵魂离开肉体出游,灵魂遇到什么就梦见什么,而中医学对此解释是“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

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灵枢·淫邪发梦》),对梦做了唯物的解释。对于精神失常的疾病,有神论者解释为鬼神出窍或灵魂附体所致,而中医学对此也进行了唯物解释,认为此或由于形体健康受到破坏所致,例如:“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饥”,“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灵枢·癫狂》);或由于情志失常所致,例如:“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灵枢·癫狂》)。中医学还对癫狂的病机作了分析,认为“癫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素问·通评虚实论》),“所谓甚则狂颠疾者,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下虚上实,故狂颠疾也”(《素问·脉解》),指出癫狂的病机是阳气郁积于上面,不能与下面的阴气协调,上实而下虚,故精神失常。中医学对于精神病所持的无神论观点对于破除鬼神迷信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治疗观上,宗教鬼神迷信者要求人们祈求鬼神才能恢复健康,而中医学则坚持了《老子》的无神论观点,认为疾病的痊愈不能靠“天”,而要靠人。“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素问·宝命全形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治疗,才能手到病除,决不是鬼神让疾病痊愈的。在治则上中医学提出了“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治疗原则,并提出“从”(顺)和“逆”这一对概念作为指导人们正确行动的准则,指出治病要“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随着巫、医的分流和医学研究的发展,到《内经》的诞生,中医学确立了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老子的无神论思想,特别是其无神论特点在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医学向唯物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丁彰彬.论“神”的系统性[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2):3~5
- [2]张松如,赵明.论老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1):1~20
- [3]张智彦.老子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79
- [4]刘时觉.老子哲学对《内经》的积极影响[J].医学与哲学,1984,(11):19~22
- [5]邱仁宗.医学巫源说和医学起源问题[J].中华医史杂志,1981,11(1):7~10
- [6]鲍晓东.试论巫文化中“巫医一体”的盛衰[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15(4):24~26
- [7]程明华.老子哲学和《内经》医学[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2):7~11

(收稿日期:2007-06-21)